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钢铁是

怎样

炼成的

(上)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上)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肖玉译.一修订本.一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7.8

ISBN 978-7-5371-1282-6

I. 钢... II. ①奥... ②肖...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1060 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 1 号 邮编:830049)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 18 印张 300 千字

2007 年 8 月修订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978-7-5371-1282-6 定价:72.00 元(共 3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优秀的世界文学名著。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培育的无产阶级战士,他胸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顽强地战胜了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等严重疾病,惊人地创作出这部不朽名著。这部作品不是一般的长篇小说,而是艺术生活的教科书。

这部作品犹如一幅政治历史画卷,描绘了乌克兰地区的一代革命青年在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旗帜下,为保卫红色政权、建设社会主义而英勇奋斗的革命历程,在我们面前展示出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段历史时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宏伟图景。

小说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是一个“钢铁炼成的”革命青年。他在少年时代饱尝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和压迫,对资产阶级怀有满腔仇恨,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毅然加入红军,无私无畏,英勇杀敌。胸中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烈火,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他南征北战,走遍了祖国大地,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为了粉碎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他又投入到镇压反革命暴动、剿除土匪、打击奸商、修筑铁路、抢运木材的新战斗,他鞠躬尽瘁,吃苦耐劳;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他又在铁路工厂艰苦奋斗,投入到劳动的第一线,忘我的工作;他在个人

爱情问题的处理上,感情纯洁,道德高尚,始终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由于战争年代的流血负伤,建设时期的积劳成疾,使他完全丧失了健康,双目失明,全身瘫痪,被牢牢地禁锢在病床上,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不但没有让他倒下,相反却磨炼了他献身革命事业的坚强毅力,他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克服了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刻不离开战斗的行列。艰难地拿起笔来歌颂为建立、捍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英雄战士。用以教育青年一代,揭露和打击敌人。保尔终于经过了严峻的考验,赢得了胜利,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生活庸俗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保尔的这段永远激励革命者战斗不息的内心独白,是他献身革命的钢铁誓言;是他战斗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他革命精神的深刻概括。多少年来,这段独白不知成了多少人奋发向上的座右铭,它使多少人从逆境里走出,从绝望中爬起,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

保尔的革命精神,集中到一点,就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都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他是一个大写的人,他以自己一生短暂,然而却是光辉的革命实践谱写了一曲动人心弦的共产主义颂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自问世以来,无数的革命

青年深受保尔·柯察金那坚强的毅力、勇敢的斗志、忘我工作的精神所鼓舞，它犹如嘹亮的号角，一直激励着千千万万的青年战胜困难、勇于拼搏、积极向上。是一本名符其实的人生教科书。

革命的战争年代我们需要发扬保尔的精神，和平的建设时期，我们更需要保尔和我们战斗和生活在一起。我们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青年一代肩负着历史的重任。能否促进改革开放，能否加速经济腾飞对青年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前各行各业都离不开有崇高理想的栋梁人材，因此，在今天发扬保尔的精神就更具有特殊的意义。相信保尔精神所闪射出的光芒必将激励和鞭策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并且生就出一副压不弯、折不断的铁脊梁，在经济建设的浪潮中大显身手，为国家的昌盛兴旺做出贡献。



第一部

1

“节前到我家里补考的，都站起来！”

一个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一只沉重的十字架的、虚弱的胖子，恶狠狠地瞪着全班的学生。

他那对凶恶的小眼睛瞪着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六个小孩子——四个男的，两个女的。他们全都惶恐地望着这个穿法衣的人。

“你们坐下，”神父向那两个女孩子挥一挥手说。

两个女孩子赶快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父那对小眼睛盯在四个男孩身上。

“小鬼们，到这儿来！”

瓦西里神父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紧紧地挤在一起的四个小孩跟前。

“你们这些小无赖，谁抽烟？”

四个人都小声回答：

“神父，我们不抽烟。”

神父的脸气得发紫。

“混账东西，你们不抽烟，那么面团里的烟末儿是谁撒的？全不抽烟吗？好，咱们这就来瞧瞧！把口袋翻过来！快！听见了没有？翻过来！”

有三个孩子开始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父仔细地检查他们口袋里面的每一条缝，想找出一点烟末儿，但是什么也没找到，他就转过去对着第四个，那个黑眼睛的孩子，他穿着破旧的灰衬衫和膝盖上打着补钉的蓝裤子。

“你怎么像木头一样地站着？”

那黑眼睛的小孩子心里恨透了神父，望着他，低

声回答说：

“我一个口袋也没有，”他边说边用手摸着那缝起来的袋口。

“哼。一个口袋也没有？你以为我就不知道谁会干出那么可恶的事情——把复活节的面团糟蹋了，是不是？你以为现在学校还能要你吗？哼，你这小鬼，这回可不能便宜你了。上次是亏了你母亲恳求才没开除你，这回可不行了。

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地揪住那小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手就把门关上。

教室里没有一点声音，大家都缩着脖子。谁也不知道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明白这回事。他们六个功课不及格的学生在神父家的厨房里等着补考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保尔把一撮烟末儿撒在神父厨房里预备做复活节糕的面团上。

被赶了出来的保尔坐在校门口底下一层台阶上。

他想,该怎么回家呢?他对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早忙到晚、对什么事都挺认真的母亲,又该怎么说呢?

想到这里,他给眼泪哽住了:

“现在我怎么办呢?都恨这该死的神父。我为什么要给他撒上一把烟末儿呢?那是谢廖沙叫干的。他说:‘来,咱们给这讨厌的老畜牲撒一把。’我们就把烟末儿撒上去。”

现在谢廖沙倒逃脱了,我呢,八成要给开除的。”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早就记了仇。有一天,保尔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不准他回家吃饭。为了怕他独自在空教室里淘气,就叫他和高年级的学生一起,坐在教室后面的凳子上。

那个高年级的教师是一个瘦子,穿着黑上衣,正在跟学生讲地球和天体。保尔惊奇地张着大嘴,听着他讲什么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什么星星也跟地球相象。他听了觉得很奇怪,几乎想站起来说:“先

生,这跟圣经上说的完全两样呀,”但是他怕挨罚,没敢问。

保尔的圣经课,神父平时总是给他五分。祈祷书和新旧约他都背得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了哪一种东西他都知道。保尔决心把这件事问问瓦西里神父。在下次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父刚一坐下,保尔就举起手来,一得到允许,他就站起来说: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了,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年……”他突然被瓦西里神父那尖厉的喊叫声打断了:

“混账东西,胡说八道!这是你从圣经上念来的吗?”

保尔还没有来得及答话,神父就已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了。一分钟后,给撞伤了和吓昏了的他,已经给神父推到走廊上去了。

保尔回到家里,他母亲又严厉责备了他一顿。

第二天,他母亲到学校里,请求瓦西里神父让她

的孩子回校。从那天起，保尔就恨死了神父。又恨他，又怕他。

他从不饶恕稍微侮辱过他的人；他更不会忘记神父冤枉打他这一顿，只是怀恨在心，不露出来。

他还受过瓦西里神父无数次小的侮辱：往年为了些极小的事情，神父就把他赶出门去，好几个星期天天罚他在教室的角落里站立，而且从来不问他功课，因此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跟别的几个功课不及格的同学一道到神父家去补考。他们在厨房里等候的时候，他就把一撮烟末儿撒在复活节蒸糕用的面团上。

这件事谁也没看见，但是神父马上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成群地拥到院子里来，围住了保尔。保尔忧郁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错，但又无法帮助他的朋友。

校长叶弗列姆·瓦西里那维奇的头从教员室的

窗口探出来了，他那低沉的声音，使保尔吃了一惊。

他喊道：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里来！”

保尔的心怦怦直跳，朝教员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一个面色苍白、眼睛无神的上
了年纪的人，看了看站在一边的保尔。

“他几岁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工钱每月八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一天一夜，在家休息一天一夜，可是不许偷东西。”

“呵，不会的，老板，决不会的！我担保保尔什么也不偷。”保尔的母亲惊慌地说。

“好啦，让他今天就上班。”老板命令说，他又转过身去，向旁边那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说：“齐娜，带这小孩到洗刷间去，叫佛罗霞安顿他，顶格里什加。”

女招待放下了正在切火腿的刀子，向保尔点了点头，就走过食堂，朝通到洗刷间的旁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

他的母亲一面紧紧地跟着他们，一面小声对他说：

“保尔，亲爱的，你干活要卖力气，别叫自己丢脸呵。”

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之后，才朝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的活儿紧张：一张桌子上堆着一大堆盘碟和刀叉，有几个女人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在那里擦家什。

一个年纪比保尔大一点点的、长着一头火红色蓬乱头发的男孩子，正在对付两个大茶炉。

洗家什的大锅里的开水正冒着蒸气，把整个洗刷间弄得热气腾腾的，保尔刚进去的时候，看不清女工们的脸。

他站在那儿，不晓得该干什么，也不晓得该到哪儿去才好。

齐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人旁边，拍着她的肩膀，说：

“佛罗霞，这是刚给你们雇来的小伙计，预备顶格里什加的。你告诉他干什么吧。”

她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叫作佛罗霞的女人，对保尔说：

“她是这里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了，她就转身走回食堂去了。

“是，”保尔轻轻地回答说，一面看着站在他前面的佛罗霞，等候她的吩咐。佛罗霞擦去了额上的汗，从上到下地把他打量了一番，好像在估量他能不能称职似的，然后把一只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袖子卷起来，用一种非常动听的、深沉的声音说：

“小弟弟，你的活挺简单：就是说，每天早晨要准时把这个大铜壶烧热，里面的水要老开，自然，木柴要

你自己劈，还有那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儿。另外，活紧的时候，你就帮着擦刀叉，把脏水提出去。小弟弟，你的活儿不少。够你忙了，”她说话，用的是科斯特罗马地方的土音，把重音放在字母“a”上。她说话的口音和那长着翘鼻子的、泛着红晕的脸，使得保尔心里高兴一些。

“看来，这位大婶还不坏，”保尔心里这样想，于是就鼓起勇气问佛罗霞：

“现在我该干些什么呢，大婶？”

保尔说到这里，洗刷间里的女工们哈哈大笑，把他最后的话盖往了。

“哈哈！……佛罗霞认了一个侄子……”

“哈哈！……”佛罗霞笑得最厉害。

因为蒸气的关系，保尔看不清她的脸，其实佛罗霞只有十八岁。

保尔觉得很难为情，他又转身问一个男孩子：

“现在我该做些什么呢？”